

# 後漢書

第三十六本 列傳

第三十七卷

班超 梁懂

第三十八卷

揚終 李法 翟酺  
 應奉 霍諝 爰延  
 徐璆

太政官文庫			
漢	書	門	
一	一	一	
二	三	二	
三	四	一	
四	六	六	
冊	函	冊	

內閣文庫			
漢	類	號	冊
一	一	一	
二	六	一	
三	〇	一	
四	〇	一	
冊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2	
冊數	60	(36)	47
函號	280	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七

班超傳

子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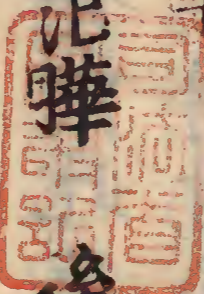
為人有大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

苦不聽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

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求平五年兄

固被召詣校書郎校書郎解超與母隨至洛

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父勞苦嘗輟業



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

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又事筆研間

乎傳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擊空開

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又弄筆研音硯左右皆

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

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

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

生燕領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

顯宗問固卿第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

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

秩百石掌書劾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

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

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

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固以為能遣

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

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鄯善王

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

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

後漢傳州  
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曹輩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

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

燒死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明日乃還

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

椽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

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

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

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

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

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

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

虞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

遂雄張南道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一里南與婁婁西與姑墨接莎車

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一里西域南北有大

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

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

為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

波音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

寘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

故欲向漢漢使有騎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

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驕字金作

反媚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

項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一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焉耆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工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一里也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開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

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末得故王兄子國人皆悅忠及宮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

焉者以中國大喪焉者國居負渠城去長安七百三十里北與烏孫接

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

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百一十五里超守

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

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

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

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

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

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

抱起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

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兩城自超去後

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百六十里

五百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

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

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居康

國去長安萬二千里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

平諸國逐也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

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

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乎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二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未之也元帝時為郵吏所殺張騫武帝時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走大宛窮急即射禽獸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給食夫昔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也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鈛力一割之

用乎賈誼曰莫邪為鈛古鈛力為鈛前世議

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漢

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代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

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

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

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

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



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

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嶺通則龜茲可

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

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

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是錯日以

國之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

比敦煌鄯善閒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

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

温宿國王居温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也既非其種更相厭

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

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

超區區特蒙神靈竊異未便僵仆目見西域

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詩曰躋彼公堂稱彼

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十萬一歲壽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薦進也勲功也左氏傳曰及行飲至舍時策勲焉書奏帝知其功可

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

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

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

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

番音潘

亦復

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

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

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太

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

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

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為右

夫至孝宜皇帝卒得其用

西域傳曰宣帝即人下至孝宜皇帝卒得其用

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

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

王庭獲四萬餘級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

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謂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命吾侯陳茂

假以鉦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勒一曲李

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

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單于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

也其貌童童然祭邑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為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存超非

為將故言假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

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

前書曰烏孫國

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焉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李

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

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

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

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

三至解見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

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

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

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茲侍

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欺西

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待子乎

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

省不疚何卹人言疾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快意留之非忠

臣也明年後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

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隍

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

書曰高祖合陸賈往說秦將略以利啖與皆同 忠遂反從之西保焉

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䟽勒王悉發

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

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

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

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

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損

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 密與龜

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偽許

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

供張設樂供音居用反酒行乃叱吏縛忠斬

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

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

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

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

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

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

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

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千寘超知二  
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雜鳴馳赴莎車管胡  
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  
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  
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  
寶符拔師子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因求漢公主超  
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末元二年月氏遣其副  
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壁軍  
士日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

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  
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  
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  
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  
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佗首以  
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  
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  
温宿皆降乃以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  
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贊

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徙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東土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人謂其酋豪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

支奉牛酒迎超

鞬音九言反

超詰鞬支曰汝雖匈

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太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見爾雅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劉放曰

案文正

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

山保焉者

左族元益先嘗督京師密遣使以

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

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

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

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或為七十而

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

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

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剽掠

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

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

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賀

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

盜河西未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萌

嬰懼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

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

山夫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

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

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殊舜子忠

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  
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  
超安集于寘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遠至  
度山各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繩而過也出入  
其處在皮山國以西則寘國之東也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  
不  
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  
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致猶至也  
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  
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

戶千封超為定遠侯故超自以久在絕域年

老思士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

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

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

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也鄭玄注

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夫周齊

同在中土千里之閒沉於遠處絕域小臣能

無依風首土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前

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羨老臣超犬馬齒

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截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



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

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自以壽終屯部誠

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

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

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関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

臣老病衰困冒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

塞東觀記曰昨安息遣使獻木及臣生在

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

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

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

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

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

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眾

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

亡賴蒙陛下神震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

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

眾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

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

杖

頭

秋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  
歲暮大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起  
且暮入地久不見在恐開姦究之源生逆亂  
之心而卿大夫感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  
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  
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  
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  
省錄踰遙也高祖踰謂妾竊聞古者十五受  
兵六十還之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七十尺以

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  
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短一  
與周禮七十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  
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十尺從役野六尺  
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十尺謂二十六尺  
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為言不  
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劉放曰注即知一  
與周禮七十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案文一字  
當作二十又下文禮國中亦有休息不在職也  
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  
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  
求哀勾超餘年勾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  
求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

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

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

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實見史記也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超有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超有

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

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

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真幸超

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貧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

難拒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八姬請衛

之罪事見列女傳也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

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

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骨

節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

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

贈賵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

尚為都護劉放曰隸是時但與超交代尚

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

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

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  
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  
過徙補邊地而羸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  
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太魚察政不得下和家  
孔子曰水至清則無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  
魚人至察則無徒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  
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  
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  
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

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  
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  
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  
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  
市起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  
勇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  
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  
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

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  
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  
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  
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  
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舅詣朝堂會議  
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舅  
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  
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  
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借於

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  
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用攻敦  
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

古者謀事必就乃令臣出征西域毛詩曰

祖故言廟策也故匈奴遠遁毛詩曰得安及至永元莫

虜虎不內屬會開者羌亂西域後絕北虜遂遣責

諸國備其速租高其賦毛詩曰以期會鄯善車

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

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

後漢傳州七  
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  
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  
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師無  
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  
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  
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  
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  
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打匈  
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

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  
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  
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  
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  
畏威今鄯善王允還王名還漢人外孫若匈奴  
得志則允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  
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  
衛尉鐔顯廷尉綦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  
朝廷前所以棄西或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

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善不可保信  
 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以勇  
司馬故以將言勇對曰今中國置列牧者以  
之將音子亮反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  
 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  
 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為患微矣  
○劉放曰按此文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  
此句多一必字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  
 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

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域門必復有  
 晝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  
 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  
 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  
 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  
 且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  
 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  
 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  
 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

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  
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  
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  
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  
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  
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  
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  
能出屯其後匈奴效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  
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為西域長

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柳中今西州縣

明年正月

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  
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  
墨温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  
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  
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  
還屯由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  
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  
就大破之軍就名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



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  
 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  
 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  
 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且音子於是  
 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  
 衍王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捕得  
 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  
 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  
 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

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  
 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  
 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

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西河

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泉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

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  
 耆而朗先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

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  
 誅送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

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  
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懂傳

梁懂字伯威懂音北地弋居人也弋居縣名郡國志曰

有歲父調歷列宰末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

出征匈奴除諷為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

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坐失憲

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

和帝知其為憲所誣徵懂除為郎中懂有勇

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軍鄧鴻司馬

拜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

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

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

之懂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

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

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懂以為不可固乃譎說

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

固諫白霸不聽懂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

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  
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  
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  
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  
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  
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由其費  
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  
關中兵迎懂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由吏士  
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

西擊之送詔懂留爲諸軍援懂至張掖日勒

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羌諸種萬餘人攻

亭候殺略吏人懂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

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

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太豪三百餘人請

懂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懂受

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

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

里於其所置關懂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

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眾羌遂奔散朝廷  
嘉之數舉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  
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  
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即將龐雄爲副將  
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  
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  
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又遼東太  
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懂行度遼  
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與韃日逐王  
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即將耿种於美稷連

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  
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  
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  
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眾單于復自將七八  
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  
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栢曼栢縣  
原郡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  
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與  
韃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大陳兵受之單于

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  
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  
勇略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  
寇穀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  
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懂即遣南單于  
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懂以塗奴接其  
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  
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護羌校  
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  
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  
病卒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  
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  
左右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  
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  
臨瑾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沒臨子衡爲尚書  
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

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袒廟勤勲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

沙葱葱領雪山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尺亦抗憤勇乃負荷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業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王 道 校正

楊奩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范擘 後漢書四十八

楊終傳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

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袁山松

時蜀郡有雷震决曹終上白詔以為斷獄煩苛所致太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也

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

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

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

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曹公孫會自薨出奔宋也公羊傳曰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

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

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秦政酷烈違悟天心

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高祖平

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太宗文帝也史記曰

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萬姓廓然蒙被更

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

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灾字或作牛疫病也躬自作

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

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

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寃濫

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

年服役轉輸煩費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

已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

衆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民近遷洛邑且

猶怨望尚書盤庚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

洛邑何况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草

也爾雅曰觶竹北土西王母曰日下謂之四荒  
又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  
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  
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 且南方暑濕  
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  
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  
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  
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  
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  
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  
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

介麟易我衣裳

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  
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赦  
人飢餓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郡善車  
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  
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待子厚加賞賜介麟  
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國  
也揚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  
之力也否則麟介易我衣裳 曾文公毀泉

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

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

公羊傳曰毀之泉  
臺何以書譏爾  
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  
而已毀之勿居而已也 襄公作三軍昭公

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舎則有害於民

也 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  
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



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留量時制宜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末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貫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與音後受詔刪

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馬廖

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

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

比屋而誅事見陸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

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逸詩

日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

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

秋殺太子毋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

八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毋弟直無君者甚也○

劉攽曰注稱晉侯日以殺其太子案今禮制

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

其明焉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戴

傳少師是與太子宜者也禮記內則曰十五

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

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

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

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廖防

光俱為黃門郎孔子曰及其既無長君退讓

之風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

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而要結輕狡無

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馬防傳曰兄弟

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貴盛賓客奔湊

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為食客也鑒念前往可為寒心君侯

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

書誅謗懸廖以就國終兄鳳為郡吏太守

廉范為列所考遣鳳侯終終為范游說坐徙

北地益部耆舊傳曰終徙於北地帝東巡狩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

舒其憤也風之詩帝東巡狩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

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贊還  
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  
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表曰松書日  
侍中賈逵  
萬終博達忠直徵拜郎  
中及卒賜錢二十萬也

### 李法傳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群書性剛  
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  
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為朝政  
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

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  
明信必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  
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  
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  
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  
無所不至謂過復非媚無所不至為也孟子有  
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  
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孟子公孫丑篇之言  
也反諸身而已言克  
責人也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

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迹  
後歸鄉里卒於家

翟酺傳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

雒屬廣漢郡漳水所出南入瀕

故城在今雒縣南海音子田反

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

緯天文歷筭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

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

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

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

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

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

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

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

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

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

酺受恩接悽愴

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

移病謂作文由移而無病也

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

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

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臣聞微

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

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

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雷之發

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伏惟

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

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

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祿盈金積貨

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若

可為也竇憲出入禁中得乘太厄圖為殺害

帝知其謀誅之豈不以勢尊威

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

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

以勿殺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欲為夫致貴無

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

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

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

尋寧無摧折賈誼曰諺云前而朝臣在位莫

肯正議詩小雅曰翕翕相佐附

詩小雅曰翕翕亦孔之哀

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

毛傳曰翕翕然患其上此言然不思稱職爾雅曰翕翕此言莫供職也此言將徒反訛與字通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韓詩外傳曰無為虎傳翼將飛入邑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舍春秋保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左

傳魯大夫御孫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

飾帷帳於皂囊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百金

臺為遂止不作又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或有譏其儉者

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

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

已來日月未艾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歛天下

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

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

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

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  
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  
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  
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  
地圻天崩高岸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  
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郵研  
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  
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八爵也  
在義禮智信天爵也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

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與王所以得之  
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  
寵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叛  
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劉放曰案  
文徙當作從酺  
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遷京  
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  
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經常也屢因災異多所

匡正益都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  
旱隔荒其設銷復與濟之本酺上奏陳  
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  
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歷改憲行先王

至德要道奉率時禁抑損者後宣由是權貴  
明質實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

共誣黜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

死歸家復被章云黜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

逮詣廷尉及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奈

於家益都者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論百萬言兄

事同郡翟黜後被繫獄真上檄章被黜著

接神鉤命解詰十二篇經緯篇名也話音古

初黜之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

士武帝建武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建庠序之事黜之此言不知何據武

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

逸是合天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

弟子萬數宣帝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

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此言六經也石渠閣

各昭帝時博士弟子負百人宣帝未增倍之

元帝時詔無置弟子負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光武初興愍其荒

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為海

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

燾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

頃者頽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



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

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傳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

仲和帝時為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

達政事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縣為吏清

遷異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高

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

孝眾以為孝感之應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

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

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為將作大匠視

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

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

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

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

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

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

歸家更嫁為華仲妻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

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

有宅過家主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

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  
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  
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竒之

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

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畫頓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類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一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劉放曰注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案吏當為史摠而言掾史皆著漢吏別而言之不同上計有吏有掾也

書後序多所述載

袁宏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二百六十餘年

自漢興至其時九十七卷名曰漢事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

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

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解見

皇后紀末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

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

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荆列車騎將

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

征拜從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

火熾湯盡當悉焦爛以刑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武序重任奉之慶與

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駸犀方貝劔奉勤設  
金錯把刀劔革帶各一奉其勉之

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尉  
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及鄧皇后

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  
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

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國貪怵王又啓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漢立

飛燕成帝胤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  
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

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

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薦  
舉會病卒子劭

劭字仲遠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劭放曰注謝承書曰應氏譜金云按文多一日字少篤學博

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

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  
 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  
 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  
 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  
 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弃軍  
 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  
 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  
 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  
 大羊為群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

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玄  
 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  
 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  
 為此也

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也

往者匈奴

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  
 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  
 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  
 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  
 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

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  
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  
謝撫順無敢拒違今夜寇未殄而羌爲巨害  
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  
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牢賞也或作  
勞勞功也太守李參沉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  
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  
劾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劾  
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

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劾糾率文武連  
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  
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興平元  
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劾遣  
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  
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劾畏  
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人  
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  
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

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王劭後追駁之  
 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  
 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  
 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  
 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  
 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  
 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  
 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  
 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走時化則刑重時

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書曰刑罰時輕時

重此之謂也今次王公犯亂之罪為輕以清時釋其私憾阻

兵安忍僵屍道路阻持也左傳曰衛州吁阻兵而安忍朝恩在

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

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入莫之

知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殺召忽其傅也遂死

之論語孔子論召忽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知夫朝氏

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

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前書鼂錯為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諱

譚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  
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  
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為將母謂趙  
王曰王以為括如其父父字異心願王勿遣  
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  
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  
不誅也而班固引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  
之以為鼂錯贊詞

非能義勇顧無慮耳

言僕妾之致死者顧由無計慮耳語見史記樂

布傳贊也

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温

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

游傳鄭大夫

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

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三其為枯華

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

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

勤賓豈有次王當罪之科哉

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

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勳也貴謂若今畢

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惟粹國事賓謂二主後若乃小大以情原心

定罪

左傳曰小大之欵雖不能察必以此為求以情原心定罪解見霍謨傳也

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劭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

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

尚載籍也劉放曰按載籍也者決嫌疑明

是非禮記曰夫禮者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

後之人來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

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

問其得失前書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

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廷臣董卓蕩覆王

室典憲焚燎靡有遺開辟以來莫或效酷

或有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凶險難其命

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會

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

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

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負五人

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

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

為之節文復音復重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

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

即東觀記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

古今瓌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

七臣所創造豈繁自謂必合道衷繁音烏為



也心焉憤邑聊以藉手藉音夜反昔鄭人以乾

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縞十

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

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璞周人

買璞乎鄭賈曰欲之毋璞視之乃鼠也因謝

不取戰國策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

璞便與一說不同此云乾鼠彼云未琢事又

差舛闕予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

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

七日端冕之衣豐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中

十襲客見之免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

也與斥甕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

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旃之也縞音襲緹

赤色縞也楚詞曰襲英衣兮緹縞謂鮮明之

本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惟悴管蒯

蓋所以代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

管蒯雖有姬姜無棄惟悴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云逸詩也姬姜大

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惟悴古字通是

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

體宜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

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

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埋沒

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

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初父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  
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  
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  
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  
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  
後卒于鄴弟子瑒並以文才稱華嶠書曰  
季瑜司空瑒瑒生瑒魏志曰瑒字德  
瑒瑒弟瑒字休連咸以文章顯也中興初  
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  
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

世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疊江夏太守  
瑒武陵太守瑒生奉從事中郎奉生  
劭車騎將軍瑒弟瑒司空  
瑒瑒子瑒曹操辟為丞相掾

### 霍諝傳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  
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妄刊  
章文坐繫洛陽詔欲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  
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寃結前  
者溫教許為平議雖未下更斷決其事已蒙  
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

躍私自慶幸，諳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  
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  
見書，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  
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殺，是以君子加弑焉。  
葬許悼公是君之子之赦，止赦止者，免止罪之  
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  
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  
弑其君，趙盾者曰天，無辜吾不弑君。天曰  
爾為仁為義，人殺爾君而不討賊，此非弑君  
如何，此赦也。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  
前脩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左傳：鄭子  
豈敢謂子以面如吾面乎？斯蓋謂大小竅隆

醜，羨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  
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  
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諳與光骨肉  
義有相隱，言其寃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于  
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所謂遵依常轍，  
位極刑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  
故判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  
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  
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

哉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為塚

者以其愈充腹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

為塚根同也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

而狀異也

天應枯旱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

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隣

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父累下壯乃自經

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

誣服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枯旱三

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

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

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天有紫微宮

是上帝之旂

也王者立宮象而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

為之兩觀謂闕也

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

恩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

戮加誣侵也不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

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

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于

東海人為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共

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蓋車我

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

子定國為丞相孫永御史大夫

和氣立應

天下幸甚商高諡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

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

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遭

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拜遷北海相  
入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  
自公卿以下莫敢違悟諍與尚書令尹勲數  
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冀誅後桓帝  
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為  
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  
安定太守

爰延傳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

經教授

其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

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濮陽潛

為主簿濮陽姓也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為

鄉齋夫仁化大行人但聞齋夫不知郡縣在

事二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特徵博士太尉

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上林

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

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

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

與為善可與為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

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

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

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湯尚方勒馬劍

斷彼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

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傳非死不足以

殺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從

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何取

上意乃解及後當脩檻上曰勿易內而轉之

以旌直臣○劉攽曰昔朱雲拜五官中郎將

廷折欄檻案文廷下少爭字拜五官中郎將

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以

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

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

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度威重四海動

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

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

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

下媠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

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明其明言慎所

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慎其昔宋閔公與

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灾

公羊經書宋萬弒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日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武帝

與侍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

戮嫣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卧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嬌恣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為王時與嫣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卧起夫愛之則不覺其

出八永巷以蔽聞被誅

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

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甄明也

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

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論語孔子曰友直友

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邪臣惑君亂其危主

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

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

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

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夫之異其夕

即見事八見逸人傳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

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

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

讒讒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

日熙也復惡消殄則乾灾可除帝省其奏

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持徵不行

病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

徐璆傳

徐璆字孟玉璆音仇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

將軍有名於邊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寬於

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璆少博學辟公府舉

高第表崧書曰璆少履清高立朝稍遷荊州

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勢

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

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

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

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

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于者



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雋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官構造無端，璆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為光祿大夫。乞骸骨。王莽即位，遣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哀帝時為司隸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術不敢逼，術死軍

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

衛宏曰：前以金玉

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其王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右少出以投地上，爛一角缺。及莽敗，其弟仍帶璽，絃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亦帶之。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時，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而獻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

蕪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為丞相操以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譎數取通而終之以謇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為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左氏傳孔等曰辭之不可

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

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

惟梁州孔安國注曰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璩敘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

應克聰亦表汝濱

鄭玄注周禮曰水涯曰濱

翟酺詐懿霍

諂請舅延能訐帝璆亦悟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寧國路學正王

師道

校正

